

〔苏〕谢·叶·雅洪托夫著

汉语史论集

汉语史论集

〔苏〕谢·叶·雅洪托夫著

唐作藩 胡双宝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by S.E. YAKHOTOV

汉语史论集

〔苏〕谢·叶·雅洪托夫著

唐作藩 胡双宝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保定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0千字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统一书号：9209·75 定价：1.50元

目 录

前 言	I
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 (1959)	9
上古汉语的词类 (1960)	27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1960)	42
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 (1960)	53
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 (1964)	78
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 (1969)	90
上古汉语的使动式 (1969)	104
汉语的几种被动结构 (1974)	115
汉语方言的分类及地理分布 (1974)	125
无形态语的语法范畴 (1975)	141
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L和R	156
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W (1977)	166
上古汉语的韵母ER (1977)	175
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 (1980)	187
上古汉语 (1965, 节选)	197

CONTENTS

Preface.....	(1)
Phone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10th century B.C. (system of finals)	(9)
Parts of speech in archaic Chinese.....	(27)
Consonant combinaions in archaic Chinese.....	(42)
Phone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10th century B.C. (labialized vowels)	(53)
Giottochronology and the Sino-Tibetan lan- guage family.....	(78)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between 7th and 13th centuries.....	(90)
Causative expression in archaic Chinese.....	(104)
Some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115)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 tion of the dial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25)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amorphous language.....	(141)
Initial L and R in archaic Chinese.....	(156)
Initial W in archaic Chinese.....	(166)
Final ER in archiaese	(175)
Pronunciation of Pekingese in the 11th century.....	(187)
Archaic Chinese (extracts)	(197)

前 言

—

谢·叶·雅洪托夫(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Яхонтов, 自取中国名杨托夫), 当代苏联汉学家, 1926年12月13日生于列宁格勒。他父亲是物理学家, 母亲是有名的天文学家, 有一颗小行星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1950年, 雅洪托夫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 随后, 在导师龙果夫(А.А. 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教授指导下, 于1953年6月修完硕士课程, 1954年6月通过论文答辩, 当年被授予副教授学衔。早在1949年, 他还在上五年级时, 便担任了列宁格勒大学的基础课“汉语语法”的教学工作。三十多年来, 雅洪托夫一直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 曾参加多种国际学术会议。

雅洪托夫同志是我们的老朋友。五十年代中期, 我们便读到他评论王了一(王力)《汉语语法纲要》(龙果夫序注, 雅洪托夫夫人加·尼·赖斯卡亚译为俄文)的文章(译文载《中国语文》1955年第12期)。五十至六十年代以及最近几年, 他的同事、学生多人多批来北京大学研究或学习。他本人于1962年秋至1963年夏, 作为访问学者, 在北京大学从事汉语史和汉语方言的研究工作, 我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1984年12月, 雅洪托夫作为苏联语言教学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我国期间, 除随团来北大参加座谈交流外, 还利用一个晚间, 放弃已安排好的文艺晚会, 专程来北大看望老朋友。

二

雅洪托夫在汉语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的硕士论文《汉语的动词范畴》（Категория глагол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1957, 列宁格勒大学出版）一发表，便引起我国语言学界的注意，1958年即出版了汉文译本（陈孔伦译，中华书局，1959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的《中国语学》杂志于1959—1960年陆续刊出了该书的日文译文，1986年，东京白帝出版社又作为“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单行本）。在王力、龙果夫关于汉语副词是半实词-半虚词论述的基础上，雅洪托夫进了一步，1952年发表的《现代汉语由虚词构成的主从复句》（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ложно-подчинен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дчинением служебных нареч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论丛》，1952, 4.），把汉语的“就、便、才、还、也”等具有语法作用的副词称为“虚副词”，这是甚有见地的。《划分汉语句子的成分的原则》（Принципы выделения члено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1971, 载《中国和东南亚诸语言／句法问题／》论文集）一文，分析了划分现代汉语句子的成分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雅洪托夫更精于古代汉语，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论文，提出的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受到国际同行的称道。

同样是根据谐声材料，但他的考察细致、深入。例如他发现中古（《切韵》音系）二等字几乎没有来母作声母的，

而在谐声系统中,二等字与来母字的关系却非常密切。由此他认为,二等字在上古都曾有一个带 l 的复辅音声母,即 $*kl-$, $*pl-$, $*ml-$ 之类,其中的 l , 也可以看作是二等字所特有的介音;因为已经有这个介音 l , 所以二等字不可能再出现来母(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里, $*-l-$ 改拟为 $*-r-$)。这一解释很有说服力(《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在同一篇论文里,他还推测上古汉语存在过清擦音 s 与响辅音(包括鼻音和边音)相结合的复辅音声母 $*sm-$, $*sng-$, $*sn-$, $*sl-$, 这是因为中古晓、透、昌、审、心诸母字与以鼻辅音为声母的字同谐声。根据也是确凿的。

又如上古声母“喻_三归匣”, 似乎已成为公认的结论。雅洪托夫则敏锐地指出, 喻_三是次浊, 而匣母属全浊, 喻_三不能归匣。他主张喻_三(以及一部分匣字母)应看作一个独立的声母, 并为它构拟了 $*w-$ (《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 w 》), 理由也很充足。关于喻_四, 雅氏赞同蒲立本(E. G. Pulleyblank)的看法, 把上古喻_四拟为 $*r-$, 中古演变为 $l-$, 并且做了系统的论述(《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 L 和 R 》)。

在上古韵母系统方面, 雅氏也提出了一些精到的意见。例如他同意王力的意见: 上古韵母各只有一个主元音, 同部的韵母区别在介音与韵尾的不同。他主张上古的介音除了 $*-r-$, 还有 $*-i-$ 和 $*-w-$; 他还推测上古的某些 i 介音是远古汉语的构词前加成分(如“入” $*d-nup \rightarrow *n\uparrow up$) 的遗迹。这虽有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证据, 尚难使人接受, 但是他认为中古的 u 介音是由上古的唇化元音 (u , o) 或唇腭化辅音演变来的(《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这一看法已为李方桂先生的著作《上古音研究》所接受。在雅氏和李氏看来, 上

古汉语开合不分，也就是没有中古以后那种以 u 作介音的合口字。这当然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韵尾，雅氏主张，除了同意高本汉所构拟的 -m, -n, -ng, -p, -t, -k, -r 之外，在任何音节形式的末尾都可能有一个 * -s 尾，即 * -ms, * -ks, * -ps, * -rs 之类。至少在远古时期是这样。这种曾带有后附成分 -s 的字，是后来变读为去声的条件（《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雅氏认为，除了入声，上古的舒声字原只有平、升两种声调。这与段玉裁的古无去声的三声说是一致的。总之，雅洪托夫的上古音学说很值得我们重视。

对于上古汉语的语法，雅洪托夫也有自己的系统见解。这首先体现于《上古汉语》一书扼要而全面的介绍中。此外，他坚持语法功能为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把上古汉语的数词划入谓词，而方位词（迎军道中～秦师遂东）则是体词与谓词之间的过渡类。根据同一标准，他强调，谓词充当宾语之后并不变为体词，而仍然是谓词（《上古汉语的词类》）。差不多同时，中国语法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用以划分现代汉语的词类。在《上古汉语的使动式》一文中，雅洪托夫还从语源学上探讨了远古（前文字时期）汉语使动词的构成手段：形态或语音交替，如入～纳，买～卖，短～断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雅洪托夫研究上古汉语语法，时刻不忘与语音的联系，比如他把“各、或、莫”划为限定代词，并指出这几个字上古都收 -k。

雅洪托夫由中古上溯上古乃至远古，并转而注意到近代（近古）。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内容多荒诞不经之说。但雅洪托夫从邵雍的籍贯（其中有误解），特别是该书卷四“声音倡和图”的声图四“刀早考岳”等字由古至今变化规

律的不一之中，认定其中反映了十一世纪的北京音。他用某些虚词和代词检验唐宋时期的一些著作，提出了区分这一时期文献中文言和口语的标准（《七至十三世纪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体现于这方面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结论也很有参考价值。

雅洪托夫在列宁格勒大学除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中古汉语语法”和“汉语方言”等专题课。《汉语方言的分类和地理分布》（1974）等论文，在语音标准之外，以词汇，特别是虚词和代词这一词汇-语法标准，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法。最近我们又读到了他主编的《汉语的方言和标准语》（苏联科学出版社，1985）一书。

雅洪托夫的研究并不止于本论文集所及的范围。有关东方、东南亚诸语言的论文亦不属少。如果说《类汉语语言发展的一般倾向》^①（1971）、《公元前四千年至一千年东方和东南亚的语言》（1977）、《侗水语声母的构拟》（1984）等可以算作他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代表，《词汇是语言亲属关系的标志》（1971）反映了他对阿尔泰诸语言的熟悉，而《孤立语的语法特征》（1977）则更多地涉及亚洲、非洲的多种语言。雅洪托夫这方面的成就，容另作介绍。

以上粗疏的介绍，或可表达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集初衷之

一二。

^①“类汉语”，原文为синитический，是英文sinitic的转写，广义指类似汉语的、与汉语有关的等。作者曾建议译作“泰语言”。作为标题，我们采取了现在的译法。

三

下边就编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略加说明。

一、本书选汉语史方面的论文十四篇，依发表年代先后排列。节选《上古汉语》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则列于各篇之后。

二、所收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或专题论文集，我们统一了体例，如附注一律置于篇末，部分论文所附内容提要也均略去（《汉语方言的分类和地理分布》一文保留了所附参考文献）。

三、国外学者引述我国古代文献，多以数字代篇章卷次，我们改从国内习惯，把数字改为篇章名，必要时在括弧里附以所关字句。

四、原文中面向外国读者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说明、附注，特别是例句的俄译文，一般均予删省。酌情加了一些译注、校注、编注，以补充必要的资料（如几篇论文多次提到高本汉《汉文典》的韵部，我们就将该书二十六韵部的《诗经》韵字逐一列出，附在相关的注里）或说明情况。为减省层次，原注、译注、校注、编注等统一编号，以相应的字样区别。

五、作者对原文有订正者，据订正稿译；翻译时所见一般性笔误、刊误，径改。凡此，不一一标出。影响理解或疑有误解者，则照原文译出，另在附注中说明。

六、引用的外文资料，作者及著作名译为汉文，同时附以原文。至于所载书刊名称，则不再译为汉文，而只列原文，以便读者径直查检。

七、为排版方便，改换了个别音标符号：腭化辅音t, d,

原文正上方一撇，现改为右上撇（书中各篇以 h 表送气），后元音 a 改用 α。

八、关于术语

1. 能统一者，各篇统一，并尽量用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名称，有的则酌情两存，如声母和起首辅音。

2. 俄文 слог(音节)和 слово(词)一般均译作“字”，只在必要时才加以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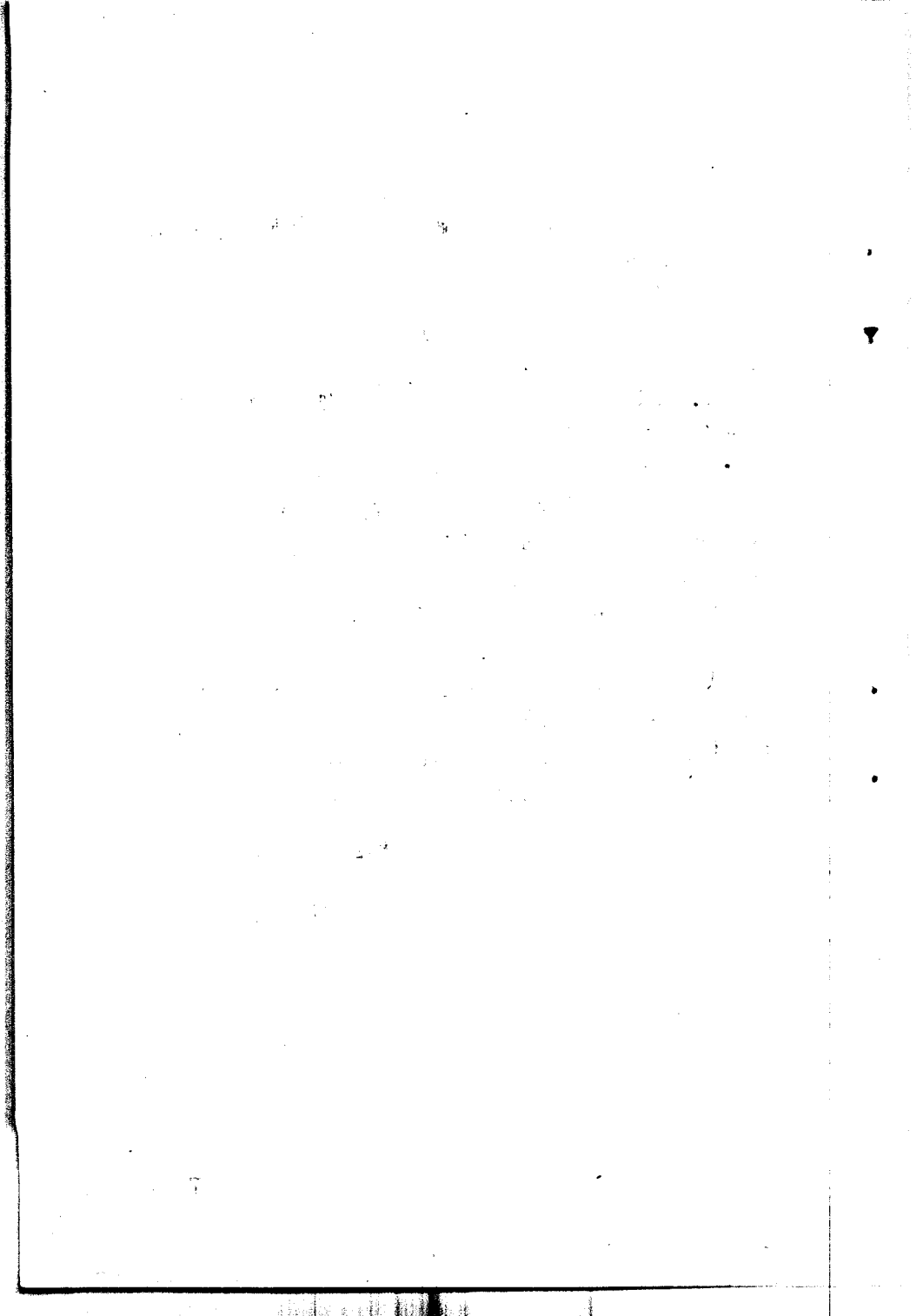
3. 由于 средне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和 ново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分别译作“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均译作“上古汉语”，而不作泛称“古代汉语”，древнейший 则译作远古。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桥本万太郎教授的多方协助。1984年冬，他在中国从事研究期间，就此事同他交换意见，他慨然应允提供资料。其后，曾多次就编选译校中的问题通信磋商。要是没有桥本先生的帮助，这本书未必能编选成功。

编选译校中的一切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唐作藩 胡双宝

1986年3月31日



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

汉字的特点之一，即语源相同的字（或词素）基本上写作同一个声旁，好象这个字（或词素）在时代变迁或方言变异中读音没有很大的变化。面对完全能够理解的古代文献，我们甚至往往想象不出当初写下这个字的时候它是怎么念的。因此，构拟汉字在其发展初期的语音，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公元六至七世纪和稍后时期的汉语语音，在我们了解的许多辞书中已经有相当好的记载。公元前一千年的语音也被认为已经复原，但这一时期语音构拟的准确性还有很多疑问①。

在对汉语上古音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之前，我们必须对构拟上古音所采用的方法加以透彻的研究，同时必须弄清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可靠到什么程度。本文只研究与此有关的部分问题，这就是韵母（主元音和辅音韵尾）构拟问题。

在我们据以判断上古音特点的材料中，谐声字和中国古代诗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声旁在单独成字时的读音和带这声旁的形声字的读音相近似，这些字形成一组谐声字。同一个声旁常在为数不少的汉字里充当表音成分，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区分上古汉语里读音近似的一组字。

汉语诗韵的研究提供了同样重要的材料。在上古诗歌中有规律的相押的字里，韵母显然是相同或者差不多相同的。不仅从准确的韵脚，而且从例外的特殊韵脚中，都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

研究上古汉语广泛使用的联绵字，即叠韵（如“螳螂 $dh\alpha ng\ l\alpha ng$ ”）或双声（如“颠倒 $tien\ t\alpha u^2$ ”）词，也很有意义。最后，要研究上古音的特点，还必须比较那些由一个词根通过语音、声调交替而形成的同源词。

上古诗歌里出现过的字是很容易按韵来划分的②。如“马 ma^2 ”，查一下古诗，就可明白它跟“下 $y\alpha^2$ ”、“野 ja^2 ”、“虎 $xu\phi^2$ ”、“羽 jju^2 ”、“怒 $nu\phi^2$ ”等字相押，把这些字排成表，全韵尚未处理完，就能找到“下 $y\alpha^2$ ”、“野 ja^2 ”等字跟什么字相押。同样，没有列入这一韵的字也可以这么做。这里显然不用注意列入同一韵的一些字在中古（或现代）可能完全不押韵，而中古（或现代）的同音字却可能属于不同的上古韵。

上古汉语里可找出五六十个韵。属同一韵的所有字应该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主元音、辅音韵尾和声调，因为汉语正是以这些成分来决定诗韵的。另一方面，各韵的区别至少体现在上述一个成分中。

找出只是声调有区别的一些韵（即几组互相押韵的字）并不困难。问题在于语音构成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字（如“园 $j\ddot{a}^w en$ ”和“远 $j\ddot{a}^w en^2$ ”），可能声旁相同而通常并不相押。由此可见，如果两个声调不同的韵同时跟一个声旁有关，那么这两个韵里的主元音和辅音韵尾大致是相同的。彼此间只是声调不同的韵组成韵部。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入声是有塞音韵尾(p, t或k)的声调。带塞音韵尾的各音节通常跟有鼻音韵尾的某一音节相对应③。可以认为这些对应的音节只是声调有区别(如“工kung”~“谷kuk”),因此,中古的音节分为阴阳两类。有辅音韵尾、四个声调相应有区别的为阳声④;在平、上、去声中以m、n或ng作韵尾,在入声中以p、t或k作韵尾。阴声没有辅音韵尾,因此只有平、上、去声的区别。

上古汉语的韵通常只在跟中古平、上、入声相应的三个声调里有区别⑤。至于去声,中古有这一声调的字在上古很少单独成韵。中古去声各字在上古常可跟其他声调的字相押,并与其组成同一个韵。例如,上古时“志tíi³”和“化x^wa³”属平声韵,“右jiəu³”和“顾kuo³”属上声韵,“背puəi³”和“帝tiei³”属入声韵(有辅音韵尾k)。

去声跟其他声调不一样,它和构词手段密切相关⑥。我们经常遇到一对对同源字(往往写成同一个字),其中的区别就是一个字念去声(可能还有别的语音差别)。例如:

好xəu ²	: xəu ³
食džhək	: zi ³
分pjuən	: bhjuən ³
上žiang	: žiang ³
买mai	: 卖mai ³
答tap	: 对tuəi ³

显然,去声比其他声调产生得晚,而念去声的字最初是分在其他声调中的。

我们发现,上右属入声韵的中古去声字(如“背puəi³”

等)、或跟入声字同源的字(如“对tu²ai³”等)在中古没有辅音韵尾。鼻音韵尾去声字从不跟非鼻音韵尾字相押。这样,上古划分阳声韵和阴声韵跟中古不同:上古入声韵跟阴声韵关系较密切。

可以在用阴声韵和入声韵单独成韵时观察到这种关系。常常是一个阴声韵字作不跟它押韵的以k或t作韵尾的字的声旁,或以k或t作韵尾的字作不跟它押韵的阴声韵字的声旁。例如,“由jəu”是“轴d²hiuk”的声旁,“卒tsuat”是“醉ts²wi³”,的声旁。此外,阴声韵和以k或t作韵尾的韵虽不属同一个韵,有时也可能误押。

入声各韵不是随便跟哪个阴声韵相联系,而是跟包含该韵的某个韵部相联系^⑦。入声字以其辅音韵尾跟该韵部其他字相区别,但入声字的元音跟该韵部其他字的主元音显然是完全相同的(不然,它们在语音方面就根本没有共同之处,永远也不可能相押——甚至误押也不可能)。中古入声字的元音通常跟上古该韵部其他声调的字不同。但这是该元音后来在不同语音条件下(处于辅音之前、音节末尾)发展的结果。在入声韵里只有含p韵尾的韵不可能跟任何阴声韵相合,它们独自构成韵部^⑧。另一方面,所有阴声韵部中只有含中古-â韵字的韵部(歌部)没有入声韵^⑨。

此外,能把阴声韵和阳声韵成对相配,从而使每一对中阴声韵只是在辅音韵尾(而不是元音)上跟阳声韵相区别。为此就要借助于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料——不准确的韵脚和谐声。杨树达采用过这种方法^⑩。但也有其他较简单的方法,尽管那些方法可能不太可靠。

汉语的元音在鼻辅音前和非鼻辅音前是一样发展的,影